

泰雲堂集

序

巖巖者泰山也油油者泰山之雲也祁祁者泰山之雲之降而爲雨也雖然雨特雲所見端耳若夫起於封中瀚於林表悠揚於天半爲卿爲禱爲捧日爲干呂爲輪爲蓋爲葩華且象其山川人民以絢爛於太虛名狀莫能窮變幻莫可測蓋由其瞻瞞磅礴所養者厚也此我及門孫文靖所由以泰雲顏其堂而名其集者歟文靖以嘉慶乙丑成進士受知於予官翰林凡十載昕夕過從賞奇析疑交益密及出守以游至開府所作詩文雖遠道必相示郵筒往復歲時無間故予知文靖爲最深今者文靖歿矣其功業之浸潤洋溢於皖江閩越間者人皆得而見之其爲文則或見或不見至其所以爲文之理則見者或不能盡知蓋文靖天資穎異自其少時已於吳會諸子中獨樹一幟洵

登承明著作之庭藻繪乾坤黼黻河漢彬彬乎大雅材也卽近年勤於治術所作視前少減然其婆娑洋一集久已刊行膾炙人口其詩與江漢常武相埒而功績且過之故必觀泰雲堂集而後有以知文靖之全文靖旣歿之明年其孤慧惇慧翼以全稿將付梓問叙於予夫李漢之訂韓文則固聞之熟矣而師編弟集於古無之間嘗論師弟之誼於五倫中隆於朋友而殺於父子故聖門於顏淵有不得視猶子之嘆然性情學術之際雖父子有不能盡喻者而惟師與弟有以覘其蘊而發其微矧予知文靖之深且久而謂能已於言乎哉嗟乎風徽往矣宿草滋矣回憶曩者相長之益渺不可得其性情學術徒於數卷中求之而予猶留此向盡之身偃蹇支離塊然獨處譬之於雲其真聞而嬾者耳讀是編蓋不知老淚之何從也道光癸巳孟陬之

月友生英和

序

蓋聞朱子歛其大謠首將陽之伯仲素簇始夫羣律協正聲於
宮商從古大臣就日載虞穆風興頌鏘鸛鳴而喈足角燕筆而
喬皇不朽者言於茲爲烈如我金匱文靖孫公其人也公以史
浩帥閩樂公禋社碑堦江夏名泐鼎鐘應是

昌時謙六位而無咎駕夫熟境保七年而胥恬

國史誌其訏辰家乘傳其行已小言覲烈亦無復須若夫雅好
摘章公餘握管食時之敏味古之腹揭河洛之精得江山之助
孔門入室謝錦繡而美清惠施測交借陶銘於芝化甲乙編一
官一集風月供七縱七擒猗與那與茂矣備矣不揣固陋竊舉
似焉原夫平晏門子吳祐從官少時秋聲之謠綠衣驚坐壯日
春雲之筆黃童問年自茂苑而南來馱越裝而北上所至山川

生色金石召號訂元相少作之詩諧冬郎老成之句泊乎簪枝
瓊苑洗筆銀河

殿賦摩空

屏箋帖句清角奏而羣音屏息焚衢鳴而百鳥噤聲固已想自
天來傳爭日下旣而三山把麾萬仞排翼德望崇夫北斗終始
殿于南邦士行量移青天攜句細侯再鎮紫渚不波凡登山臨
水之篇寓整俗采風之旨是以選言貴當知公之簡賢立格祛
奇知公之釐弊出艱澀以平易如化險夷發簡古於濃纖如挽
侈靡思切周摯卽維

國之孔謀語重平章卽優哉之宏濟若春陵謠行若香山樂府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風人之旨其詞微矣其桂懷以迄思無邪
齋等集凡若干卷固可著當編年傳爲行譜也已且夫才不極

夫恣肆汪涵之境則小言之賦一蠶之測不足與言渙瀚也情
不移夫瀕潋滟之境則并白之見江河之誇未可以成大觀也
公嘗兩涉鯤身再奠鼉足或掃遊魂之蛾賊或安裸體之鱗編
仗忠信于波濤馳羽檄於溟渤頑螭奪氣樗樟木以爲船幻蜃
遁形望扶桑而繫纜雖失驚破冢幾變膠舟卒之歌唱刀頭迅
回帆之鼓墨磨盾鼻靖橫海之戈涉險不驚環瀛救定蓋天之
所以扶持元臣正天之所以磨厲詩史功爲巨矣氣更壯焉間
嘗取而論之竊歎公詩之能集其成也羌乃長風破浪一葉狎
濤聊息十洲頃刻萬里鮑靚按部無煮石之勞管子泛洋有凌
雲之快此詩境之速也若夫浮天無岸極地渺垠八方互颺颺
之聲絕島走烟雲之氣俯窺浩蕩笑百川之如杯嘯倚舵樓視
三山若浮芥漢閭不盡江漢爭歸惟鯤鵬之往來覺澎湃之靡

既此詩境之擴也俄而火然赤水波黯黑洋峯谷昂低蛟龍蹶
躍鼉身映天而午墨鳥足浴浪而夜紅聳閭金銀羣仙排雲以
出冠山聳巖巨人挾竿而來荒忽倘恍譎詭倏涵此詩境之奇
也倏焉天風鼓怒檣桅飛空矧駁霧而建霞復蕩雲而沃日濯
泝瀟灑浮歛洩蒼蒼兮浪浪閃閃兮忽忽風前橫槩高唱獅
吼潮音酒酣掣劍擊空鯨開浪跋此又詩境之雄也雖然蛟螭
蚺蚺豪氣者易於雜投香象羚羊運神者混于無迹苟奔騰以
恣縱鮮迭宕而夷猶則其體猶未清其詣猶非靜也無何一波
不興萬籟欲寂天水比色島嶼平浮過飛鳥以無聲度歸雲而
有影加之點綴珊瑚挺其交柯望之葱蘢致木鬱其修幹枯槎
貫鐵空鏡磨銅月盡天空一珠蕩白曲終人遠數峯微靑此中
色相俱空以外淅蹄安在詩境之靜如此詩境之清又如此可

謂渙瀚而無涯大觀而無憾矣更異者疾革之時易簣以起賦詩曰祇有

君恩猶未報自嗟筋力媿餘生閻日化去哦趙相之殘章出言彌善比晉公之愛

國斷表猶存經緯爲文精誠不亂豈可與語風月弄嘲芬葩掇

拾者哉

僕

也托李觀同年遲祖生聯鑑分歧雲路未和鸞鳴偶

度霞關適逢鳳靡憶霓裳之日同詠迹陳披黃絹之餘斯文懼墜爰卽公之著作屬黃心齋陸萊莊司馬編錄而刊行之頃其哲嗣寄聲桂管之鄉令作會昌之序嗚呼音笑隔塵迴韓陽而靡盡文章付我着佛首而彌慙今者一品集成千秋論定靈光殿貌後死敢謝助隍流水軫稀同志忍忘絕調竊恐刻畫未當奉拊有遺是又削牘競競抽毫惴惴焉耳年愚弟鄭祖琛拜撰

泰雲堂集總目

文集二卷

駢體文集二卷

詩集十八卷

詞集三卷

寶山沈學淵

青浦陸我嵩

河曲黃宅中校刊

子慧惇

慧翼同校

泰雲堂集總目

閩省宋鐘鳴領刻

泰雲堂文集目錄

卷一

蔣礪堂相國六十壽頌有序

海陽胡氏族譜敘

趙氏祠規敘

無絃琴譜敘

饒霽南學士詩文集敘

楊方叔芙蓉棹歌敘

遼東紀遊敘

丹涇草堂詩鈔敘

華香樵弟禾詩集敘

趙良甫樂潛堂詩敘

迂松閣詩集敘

章湖莊先生染翰堂文敘

制義翊經集敘

王寬夫敬之虛室詩詞敘

性理粹言敘

招鶴堂詩敘

贈高錦庭敘

重脩張塘橋記

游黃公澗記

書王儉齋生塋記

重修福州江南橋記

重修福建貢院碑記

張氏本支宗祠記

卷二

元人墨蹟跋

方望谿先生與陳文肅公手簡跋

跋婁子柔書蘇文忠石鼓詩冊

陶孝女割股冊跋

跋華鴻山學士六十言懷詩卷

題周庭藻小像

書李方伯事

王孺人傳

沈孝女傳

許烈婦趙氏傳

吳彙宗穀詒圖說

巡檢丁君墓志銘

江西南昌縣丞王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繫齋府君行狀

泰雲堂文集目錄

泰雲堂文集卷一

金鑰孫爾準筆

蔣礪堂相國六十壽頌

有序

清受

天命肇基東土重熙累洽

世德作求惟

天眷佑我

國家又必爲之孕奇川嶽篤生魁傑翊佐

景祚垂祉無窮厥初入關奮揚之彥颺起雲蒸不可殫紀象賢

繼挺則恆有厯臣碩輔毗代作楨爲天子賦政宣力於中外若

我襄平相國真其人也公承累世功仁之積幼而岐嶷勺象之

年蜚聲黌序未及弱冠聯擢巍科翺翔玉清傾動藝苑閩秦豫

粵屢司文柄衡校精白搜探無遺所至翕然稱得人及任臺垣
膺旌節公於是有股肱之寄兩按廉車一陳臬事再秉藩條五
持節鉞中間晉宮保遷尙書遂參揆席躋槐庭公之勲名施於
鐘鼎垂於竹帛有

國史在非天下人所得而私也獨其仁智忠清之本宏毅開濟
之資兼容并包有足以邁越曩哲者請得而颺言焉自古處台
嶽之位專閫外之制或以儒雅稱或以潔清表或以剛武著或
以寬慈聞或以明敏揚或以持重勝苟得一體皆足以副蕃宣
而致綏靖今自

朝野士夫以逮里巷父老數海內封圻賢大吏者知與不知莫
不想望風采交口同聲誦公如司馬君實公何以得此於人人
哉夫登羣山之巔施者不足與觀泰華之崇也派衆壑之演迤

者不足與量河海之廣也建長世字昨之略者不以跼跂爲仁
蹙蹙爲義也擴通德類情之量者不以利害繫心愛憎表色也
公之觀察贛南也勦盜賊而不自爲功總督兩廣也劾監司而
人不敢怨茲非羊叔子之雅懷劉和季之名德歟屏翰滇南也
釐銅廠而緡算無虛巡撫浙江也寬關權而商旅皆悅茲非陶
士行之敏政乞伏慧之仁心歟嶺南洋夷立市奸宄潛滋公柔
之以惠鎮之以威緝除莠隱外蕃懾服蜀中吏治敝於投効營
政壞於新兵猱番錯處蘗芽萌長公更定章程量加體恤內安
以禮外靖以嚴茲非馬莊武之長城巨艦李贊皇之弭寇籌邊
歟

畿輔新嬰水患雨淫川潰饑饉薦仍宣防敦迫公請截漕施濟
槌石河渠野無磬雁澤有安瀾茲非王長叔之立塞館陶富鄭

公之救賑青州歟

今上卽位籲俊遴才夙興側席公所口薦疏舉最夥皆孚契聖衷立擢方面以人事

君此宰相之首務也雖公之經綸密勿天下未易窺測然所以穆穆迓衡施四方而最一世者舉數端而全體具焉公有不世出之才而又有備四時之氣爲

國紀綱顓若畫一然後知其荷非常之遭遇被

三朝之寵光抗情伊稷爭烈巨奭非偶然也由此丹青元化度矩百僚

國安磐石壽如旗翼豈有艾哉昔唐盧鈞五換旄鉞擢升揆路晉劉實清素不渝國之碩老並見美詔書光昭前史以視我公猶多讓焉爾準於公爲同館後進公敝厯寔區而爾準宦跡不

相值以未識韓太尉爲憾然守金沙時卽蒙公賜書敦勗其後
簡牘往還歲無虛月教所不逮欽欽在抱者神馳於左右久矣
歲季春吉爲公六秩稱觴之辰思詩人頌吉甫仲山甫之義敬
推公之德業所以超於衆而侔於古者作頌一篇郵致公以傳
於無窮因以是爲公壽頌曰

天生申甫維國之楨下孕川嶽上則台衡天人異姿命世奇英
夙褰藻實宏掇瓊瑛禁中頗牧關東觥觥出撫藩條勇功智名
超居外相連牧旌宣風齊政賢於長城愷悌君子喜怒胥平
搜揚俊乂表率威聲遂躋槐鼎五熟是銘弼諧樞軸調和醴羹
國有儁老萬物由庚配蹤元凱姬壽容彭

海陽胡氏族譜敘

古者圖譜有局置郎令史以掌之凡百家族姓之有家狀者則

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私書官籍互相稽考
選舉必由之此隋唐以上所以重譜學也海陽胡偶韓中丞以
廉直勁正聞於

高宗朝先君子少時嘗參其幕府師事之及居官臨政每誦其
言行以爲法爾準趨庭時熟聞之顧相去遠其子姓無一相識
者道光丁亥其令子雲章州司馬過閩以家譜屬爲之敘而雲
章廉吏子宦復不遂貧甚練裙葛帔馳走風塵中不能攜譜以
來乃出示其累世家傳明初有以軍功授世職指揮僉事者調
山東大嵩衛遂著籍卽今之海陽縣也八傳至來順當明思陵
殉國時冠帶赴井家人救之不得死遁去變姓名爲浮屠其孫
隆以孝稱爲涇縣丞官雖卑而有惠政是爲中丞之父中丞由
校官受

世宗特達之知超授河南禹州牧

召見賜御書貂皮等物益異數也中丞敷歷五省善政不勝書而於刑獄荒政尤致意焉雖勢處屯難必立必達益有忠疆之性而幹以風力者也漢翁孺活萬人而知其子孫必興于公平恕而定國以相中丞之必昌其後揆之於理有可信者而雲章輒軻佗僚不酬於時年且老矣當羈旅顛沛之際惓惓焉唯以譜系爲念則本先植矣有基者勿壞今之爲此寂寂殆蘇氏所謂天之未定者也待其既定所償於天必有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者則雖未見其全譜第徵之傳銘而累世之忠孝大節彰彰如此椒聊繁衍啓於大名益知古者選舉所以必取信於家狀也

趙氏祠規敘

祭義聖人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
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後世宗法不立強宗鉅姓羣萃
州處至有喜不慶憂不弔者蓋無宗祠則祭祀無以聯其族昭
穆系次之不辨歲時會食之不舉散而無紀日遠日疎宜其漠
然相視若塗人而已近代以來善收族者莫如吳郡范氏旣置
田以賑其族又規條明備凡子姓有過讐辯訟皆於祠治之莫
不俯首聽命則規制明而宗法得行之效也吳興趙氏遷自新
安累傳益大爲郡著姓今雨樓太守由望郎出典潤州濶劇郡
也下車甫數月政聲流聞驚其循化之速方致書詢其治譜太
守書適來示以祠規而屬爲之敘其說原本禮經一衷於
皇朝會典通禮儀節之小者參以書儀家禮因宜合俗俾共可
行不爲泥經執古而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嘗考趙氏著於春

秋譜於世本爲太史公所采源流最遠而祠所奉昉於始遷祖
巖山公是則別子爲祖不爲遐追遠溯蓋其脊也宗子主祭而
有爵者咸列名於祝史之辭是則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庶子
不祭供牲而宗子主其祭也若祀日以分至而不卜期序次以
齒而不祿位嫡庶則嚮以南東三殤則別其祔位以至栗主版
置之制鉏敦俎豆罔不斟酌古今合於情而不悖於禮雖古先
王未之有而禮可以義起者此之謂也夫孝者立身之本而太
守者吏民之本也兩樓太守謹身率先而子弟循循然奉其教
令由是施於有政出而加民修於房序之間而應之千里之外
所謂不出家而成教者又何遠之勿屈而何感之不神也哉余
又考范氏祠規啓於文正繼以忠宣至司諫而大備至今歷八
百餘載而子孫繼繼繩繩興起未艾今太守之志猶文正之志

也遵而行之本支百世椒聊繁衍萃而不渙者與范氏競爽又於此券之矣

無絃琴譜敘

曩在史館繙永樂大典見有無絃琴譜不著撰人名字讀其詞清麗和雅與玉田中仙草窗相鼓吹證以絕妙好詞花草粹編所載及貞居蛻巖和作知爲仇仁近詞仁近名遠一字仁父自號山村民所著有山村集金淵集稗史式古堂書考批注唐百家詩選元史不傳文苑不志藝文其姓名著作僅散見於他書雖存其目類皆遺佚惟金淵集著錄

四庫其詩皆官溧陽學官時所作地有投金瀨故取以爲名不收他什又有山村遺集則項夢昶就所見編次而興觀集者乃曹倦圃侍郎得仁近手書詩數十篇倦圃以興觀二字題其卷

首者也二書皆掇拾殘賸非仁近之舊無絃琴譜名不經見而數百年後出之於棄擲銷蝕之餘獨完無闕光景如新尤足爲藝林環寶爾準錄藏篋衍未嘗示人今年長夏馮雲伯太史聞而索觀因與陸萊臧司馬校正羈補喜識真有人而賞心之孤也遂付諸剞劂氏以廣其傳

饒霽南學士詩文集敘

江右人文至宋而極盛明朱右定唐宋八家之目宋文凡六家江右居其三焉呂居仁圖西江詩派同調凡二十五人其後虞楊范揭亦皆豫章之彥可謂盛矣蓋其山川清淑之氣磅礴鬱積魁人傑士愈出而愈不窮而要必以廬陵歐陽氏爲稱首其詩文雖皆原於昌黎韓氏而變卓犖爲紆餘自成爲歐陽氏之文劉貢父乃病其不讀書或又以爲江南人之文且有斥其詩

爲發婦素衣全乏采色者是豈足爲定論歟廣昌饒霽南先生以鼎甲起家參侍從之班屢枋文衡負當世望其居近廬陵南豐文亦出入歐曾之間俯仰雍容原本經術詩疏淪性靈直抒胸臆不務采色爲炳炳烺烺猶有六一遺韻高者乃直造柴桑之室此非遡原於鄉先生之派別而能若是歟洵足以輝映後先而爲山川增色也或者又以先生懷抱經濟而迴翔館閣未得盡展其蘊以是爲先生惜夫儒者黼黻盛明作爲文辭上躋雅誥鋪張當代之偉烈而傳諸無窮斯爲稽古之榮遇廬陵徒抱著作之才生不逢極盛之世倖直閣下僅八十餘日故其自敘制誥之作常遺恨於斯文今讀先生集中諸作矢卷阿之歌上思成之頌

國家有大功業邁古無前莫不斐然有作效揄揚而通諷諭以

視廬陵其遭遇爲何如而況其他諸君子也復何憾哉乾隆己丑先生分校禮闈先君子實出門下爾準生也晚不獲一謁丰采其後五十六年爲道光癸未始識哲嗣於間屬爲集序爾準何敢敘先生之述作哉特以淵源有在聞之童稚之年思其人不得一遂瞻仰之懷茲得拜觀全集竊以挂名簡末爲幸故不辭而書以復之

楊方叔芙蓉湖棹歌敘

芙蓉湖古名上湖又名射貴湖芙蓉之名至唐陸羽皮日休陸龜蒙輩出始著舊志稱在縣東北興道鄉而今近在北城門外相傳湖流浩淼自東北郭外逕浸芙蓉山趾故名宋時築堤堰水溉爲良田湖波始東又傳其中多荷蕖彌望數十里故以爲名今考羽惠山記言湖在山東北九里南控長洲東洞江陰北

淹晉陵其廣如是而宋胡宿過芙蓉湖詩有云碧葉田田擁釣
舟者所傳當不虛也獨怪魯望襲美爲倡和詩泛五瀉舟日遊
其中而不詳紀勝蹟使後來竟無可考楊子方叔寓居湖濱鄒
氏之樓帆檣魚鳥日迫軒戶卽興成詠爲斷句百首自序謂仿
朱竹垞駕鶴湖棹歌而作故名之曰芙蓉湖棹歌天真爛漫中
音調諧婉紀述靈勝旁及里俗賽會遊戲徵逐以至謠諺調語
無不具在讀者可想見一時風會之繁昌竹垞詩多傳軼事而
質朴自合體裁猶或遜此昔之所致歉於皮陸者庶幾補其闕
焉客有言棹歌實起魏明帝蓋以道揚伐吳之勛而用爲宗廟
之樂晉陸機梁簡文帝始專言舟楫之事顧五言而非七言竹
垞所作其音節特與竹枝爲近余謂不然事有不必泥於古者
貴得其實而已今詩因地紀事凡故老所流傳里俗所聞見黃

郎漁婢習而易知相與叩舷鼓棹發唱於烟波杳靄之際則名之以棹歌爲宜且余讀新唐書元結爲道州刺史爲民營舍給田民樂其政結造欵乃曲使舟子唱之取適於道路其體正與此同今方叔以名進士宰海濱劇邑治聲卓然頃復需次將出吾知必有良績美詠繼雲山韶濩之音者又豈區區操其土風於荒湖之濱以與魯望襲美輩比跡也哉

遼東紀遊敘

召康公之詠公劉也必自溥原皇過以觀其陰陽流泉而後知幽居之允荒張平子之賦南都也必自堯山白水以度其流隍廓墉而後信寤靈之神偉誠以龍興之地其山川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爲清淑之氣所鍾故能遑躒諸夏兼其所有攬風土者所爲流連而景企也我

朝發祥大東出震陽州之區長白之山混同之水原流縣遠毓靈挺秀非邠土之啓行南陽之舊宅所能比擬萬一考方域者若顧亭林高潛人各有揚推而或以扈蹕經行無繇徧莅或以棲遲羈旅未暇旁搜皆不足以攝體統而歸訓詁同歲生梁君剛中從其尊甫九山先生視學

盛京輜軒所至車騎雍容歷覽神臯輿區著遼東遊記三卷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首陽則據許叔重說文而證以孤竹舊疆足以折張守節五所之疑碣石則本文穎漢書注而證以隋志改肥如爲盧龍足以訂酈道元驪成之誤綴以篇什敷藻揚華其揚厲偉績則雅材之卓犖也其造懷指事則賦家之麗則也蓋猶有康公平子之遺風焉洵可謂山川能說登高能賦者歟吾知異日耆載相如之筆坐張寬之車參從於雞翹豹尾之間以

待顧問聚米指畫殫見洽聞卽以此備河東之三篋固非目耕耳剽之士所可比肩矣

冉涇草堂詩鈔敘

吾鄉稱詩自明華子潛學士以冲澹學陶韋爲倡鄉人翕然宗之雖當太倉厯下公安竟陵之時搖鞞振鐺鼠卽鳥空詩派百變而吾鄉之詩泊然不感於衆咻而移其所守竹垞太史葢嘗稱之以雅音之獨存也學士族裔謙齋先生胚胎家學性神禪好爲詩早歲有聲顧履蹟場屋旣不得志晚就閩海一鹽官以去棲遲於鯁沙鯢渚蠻烟瘴雨之交年逾七十乃投牒歸幅巾藜杖與二三舊侶徜徉於九峯二泉間尋丹井之房續碧山之社壺觴逸興不廢嘯歌見之者以爲神仙中人今開九秩八年矣顏色益腴精力益健裒其平生所爲詩若干卷曰冉涇草堂

詩鈔將付諸梓寓書索爲之敘爾準之姑嬪於先生又總角時
所受經也雖舛陋其曷敢辭竊惟先生之詩和平醇雅如其爲
人古詩仍禰學士近體加壯瞻焉自少壯以至耆載所歷之境
不同而詩先後一律未嘗有怠心未嘗有衰氣殆柳州所謂本
之詩以求其恆者歟抑班氏所謂介然有常合於士君子之行
者歟於以覘先生操履淳固爲眉壽之徵而益歎學士遺澤歷
數百年而未有艾也謹以筦闕者復之先生以爲然否

華香樵弟禾詩集敘

嘉慶庚申秋余以事過鷺湖謁香樵先生於湖濱之居先生性
恬曠足跡不入城市其居蕭然數椽面廣野禾黍鱗比豁然在
目聆其言謏謏然如喬柯振風有塵外遠致余始未識先生而
見其繪事超然絕去町畦私念胸次高邁洵抱道自得者歟而

未知其能詩也別十年先生郵書都下屬敘其所作弟禾詩草
讀之適適然驚乃歎當日知先生未盡也吾邑鉅姓首華氏居
鰲湖者族尤蕃風氣淳樸彬彬有禮讓遺俗當元之末有棲磐
公者與張仲舉楊廉夫輩相倡和其後學士鴻山公起明嘉靖
間蔚然爲風雅之宗所傳巖居遺稿遠契陶謝刊洗浮華王道
思稱其類木居茹草隱遁棲息者所爲不似玉堂之作先生蔭
通德之門長訓禮之俗方雅清素以守高曾之規矩宜其出語
翛然脫去垢氛而獨契溟滓若此也集中題畫詩最多最工亦
性之所樂有不期然而然歟獨是余之於先生也始則因其畫
而思識其人旣見其人而益重其畫今讀其詩而知昔之知先
生非真知先生者也則今之頌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

趙艮甫樂潛堂詩敘

歐陽子爲梅聖俞詩敘言詩人少達而多窮而論者又謂詩有
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峭嶸華瞻玉戛金撞者臺閣之體也懽
悴婉篤激厲淒清者山林之體也桐鼓霜鐘各以氣感是則窮
達之故詩實爲之子讀宛陵集古淡蕭寂有挈歛而無發舒宜
其窮也故嘗以歐陽子爲知言乃持此論以讀趙子良甫之詩
則又不然良甫少稟異才余初識之九峯二泉間年甫弱冠抗
聲高吟遐瞻遠矚有俯視一世之概其爲詩操筆立就光華煥
發爛若芙蓉之鏘私心竊謂他日高文典冊必出其手繼乃連
擯於有司間歲橐筆浪遊之浙之閩之京師賣文之資復值蹕
徒肱篋以去垂橐而歸樵蘇不爨可謂窮矣乃窮日益甚所爲
詩日益富今年春裏其所作釐爲八卷寄予鱸鏗春麗音雅志
和絕無頗頷佗僚無聊不平之氣予考聖俞生平少卽爲錢惟

演歐陽修所知其後以大臣屢薦宜在館閣賜進士爲國子直講累遷都官員外郎用修唐書勞錄其一子史稱西南夷弓衣皆繡其詩句則其官雖不大顯而名聲著於當時以視良甫青衫潦倒求一日脫白而不可得者其間相去爲何如聖俞之詩宜窮而未嘗不達良甫之詩宜達而不免於窮臺閣山林之說又何以稱焉予又考唐詩人達者惟高達夫而竄身藩國窮之甚者莫如羅昭諫今讀兩人之詩類皆蒼涼壯激風格相去不遠詩同而遇不同又何說也達夫年五十始以詩名今良甫適如其年則前之爲昭諫者安知不後之爲達夫也良甫之詩必傳達與不達與詩無預而臺閣山林之說之信否則吾請以良甫之詩驗之

迂松閣詩集敘

爾準少受詩於鮑若洲先生汀先生每言同時儕輩稱詩者造詣不同各有心得吳黼仙先生峻常爲之題目曰鮑先生詩如林際霞李賓王先生雖來詩如嶺頭雲鄒牛谷先生方鏐詩如溪邊石朱畫莊先生雲駿詩如阪上駿而自名其詩曰吾詩如花間露蓋其時梁谿風雅彬彬盛矣賓王先生爲爾準中表尊行先君子撫粵時嘗止署中終日苦吟不輟謂詩以陶謝爲宗老而倦遊歸里疾且革招爾準至榻前授一編曰吾生平吟詩外無餘事子能爲汗青吾無憾矣忽忽二十餘年未踐宿諾歲晚稍暇檢篋中遺稿汰其過半得詩若干首錄而梓之昔錫鬯朱氏嘗言有明白吳中四傑以逮鍾譚詩體屢變獨吾鄉之詩泊然有以自守不爲風氣所煽今觀諸先生所造雖異而一唱三歎皆有朱絃疏越之音其言猶信獨念若洲先生詩最夥

不自收拾緣手散佚身後門弟子撮拾殘牘刊爲續書樓稿不及十之二三年前爾準過里中求之并此板亦不知所在黼仙先生有盛名而全集亦不得見甚矣吾鄉文獻之放失有足慨也因棗迂松閣詩而并及之

章湖莊先生梁翰堂文敘

余七八歲時於敝簾中得一編題曰章湖莊時文凡十數藝初不知其何人中作何語也稍長能舉其詞輒喜諷誦之略上口然仍不知其爲何人中作何語旣而知湖莊先生者以翰苑改省郎出爲粵東觀察心慕之而不相識越四十年始識先生哲嗣枚舫秋部於閩授以全稿擷之凡幼時諷誦者咸在焉則益喜疾讀旣卒業而言曰世之論時文尊之者謂代聖賢立言非扶經之心而精研於程朱之理不足以稱其體卑之者則以爲

腐爛庸陋不足以言文直擯之祝史巫卜之下有爲調停之說者又以爲明之守溪毗陵震川思泉是能抉心而研理者也而揣摩以投一時之好尙者乃不免腐爛庸陋之譏余獨以爲不然夫文者亦貴於適時致用而已御狐貉於蘊隆雖暖勿貴表龍章於裸壤雖麗勿珍以其違時而無用也惟文亦然是以宋時有科舉之學有決科之文議論如蘇氏兄弟經術如陳止齋學問如呂伯恭王深寧而策略詳說玉海八面鋒紛紛作焉以是知揣摩之說雖鴻駿君子有所不廢不可以其發端於蘇季而陋之也國家歲進士數百人帖括著之功令士之挾策求仕者雖魁奇英特之才舍此無由以進範一世之聰明才力於八股之中亦欲其就我繩尺以觀其能濟用否耳顧必偃蹇迂盭爲不合格以鳴高鳴呼其果能之不屑爲耶抑亦爲之而不如

志耶揚子雲有言曰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慳作叔孫通儀
於夏殷之時則惑建塲敬策於成周之世則繆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其偃蹇迂盤不合有司之矩度者何以異
是世亦何取此慳惑狂謬之士爲哉先生文益深於揣摩者而
本之經學以植其根柢參之諸儒之說以觀其會通不必與世
殊嗜而要悖於守溪毗陵震川思泉之軌則信乎神明於揣
摩者矣余鹵莽於學而於時文致力尤淺惟於先生文自幼卽
有神契慕之數十年而不得一見故於枚舫之以敘見屬也不
辭而弁諸簡端

制義翊經集敘

經爲衆說之郭而四子書又諸經之筦轄也然恃其爲郭也駢
枝扶疎說堯典三萬言而不知宗旨所在則亦五石之瓠樽而

已徒恃其爲轄也舉輪轂幅牙而棄之三材皆失其職則亦亡
壯之門鑰而已將焉用之故文之必稟於經也猶仰山以鑄銅
煮海以爲鹽其取材曷有盡哉然極文之能事者不僅鎔經以
鑄吾之詞而貴於因文以明經之旨時文之與名曰經義尤非
通經不稱其初椎輪始創寥寥短章樸屬微至雖文采闡然而
巨匠若守溪思泉諸公未嘗不依經以立義自王錢諸公以經
釋經下逮金艾陳黃諸公經訓旁推交通闡發益暢洵能挾經
之心矣其流旣衰至於好異求新舍本徇末喜爲浮夸下至浮
屠老子之言無不闖入而文亦莽然不振是文之盛衰視經學
之修明與否以爲斷華陔先生孺染家學墨守遺經嘗選自乾
隆至今時文爲一集名之曰翊經受而讀之文格不盡同而皆
原本經術得其依歸其潔淨精微者知其深於易也疏通者知

其深於書也溫柔敦厚者知其深於詩也比事屬詞恭儉莊敬者知其深於春秋與禮也先生方佐督學使者執衡拔士尋繹名集之義知其論文之指在是其相士之法亦在是窮高樹表而百家騰躍終入環中洵足以正文體而得佳士以此集懸之國門正其趨嚮則空疎敝陋之習庶幾知所返歟

王寬夫

敬之

虛室詩詞敘

稱詩於唐李杜牢籠萬有踰越百代而必以摩詰爲正宗稱詞於宋姜史敲金戛玉裂石穿雲而必以叔夏爲妍唱蓋雖才蘊山海之富聲出雲霞之上而求其春容和雅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音則必於摩詰叔夏有取焉聲音之道通乎性情滯於跡象者非其至者也自世之譚藝者以規摹大家比之托足豪門或降而彫琢曼詞或遁而隱淪枯稿夫隱淪者迹也彫琢者

尤迹之迹也皆非游乎象外者也惟不以顯晦役其志不以愉
感累其心蟬蛻濁滅超軼萬物之表吐屬自然榮肖天秀庶幾
合於風雅之旨余考摩詰與弟綰皆涉歷清要席履華膺而清
修梵行徜徉輞川其詩天機清妙有物外高致叔夏爲循王孫
汗漫南北者三十年晚棲迹於杭越之間奚僅錦囊不改故態
慢詞小令意度超元彼其天懷高曠豈囿於形跡哉吾鄉數甲
族者首推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來三世皆躋顯仕家傳青箱
人人有集余與伯申尙書爲同年生謁懷祖先生於邸第雖年
登大耋而窮年矻矻著述不少輟間次君寬甫攜染庭誥尤好
吟咏恨無由相識今年春過揚州寬甫寄其所著詩詞屬敘余
受而讀之其詩精深華妙如誦孟城華子之什也其詞雅麗婉
約如聆銀浦綠房之詠也迨合摩詰叔夏爲一人益其相契在

性情之徵而才華門第亦復似之宜其追蹤古人而無媿也余少好爲詩長而習爲倚聲自通籍後馳驅鞅掌舊學荒落則形迹爲之累也勉爲弁語能無赧然

性理粹言敘

文者載道之器也聖哲之士見於陰陽消長之故理氣心性之微欲有所餉遺後人恐薪盡而火不傳也宣於言以爲文然後傳諸永久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非文無以明道離道無以爲文去聖雖遙微言不絕荀楊著作初未嘗講學聚徒別尊一先生之號東京以還黃初紹作體裁屢變枝葉日繁稱引支離逞情於浮僞藻飾之間而亡其立言之本文愈工而道愈晦文中子興標榜然未嘗分別門戶所著中說文中子之文卽文中子之道也及乎趙宋語錄始盛王開祖撰儒志編專以講學

爲書至於脩己治人特尙篤實其後大儒輩出濂洛關閩各有
述作朱子集四先生大成與呂成公擷其微詞精義纂近思錄
十有四卷使志學者有所藉手以爲入聖之基後熊氏集羣儒
之書爲性理句解覺軒蔡氏三峙陳氏又專采朱子書爲續錄
伯清朱氏爲理學纂言而講學之書別爲一部楊子曰通天地
人之爲儒徐錯曰道無不通爲通儒儒者道之所在也王禹偁
撰東都事略周張二程獨爲儒學宋史遂有道學傳析經術性
理而二之立德立言判如鴻溝之界非有高談性命之篇卽不
得與於斯道之任夫亦異於古矣雖然合而必分者運也變而
濟於用者宜也古之學者束脩其身於家而鄉閭薦之州郡辟
之操行以爲羔雁自糊名之試行而素履不復可考棄內而驚
外舍本而事末不有以刊落浮華直揭性命之旨且仍以文詞

目之玩物而喪其志何以警其沈湎之習乎

有鑑

於此纂書若干卷先儒格言法論甄綜弗遺身體而力行之以教於其鄉庶幾中流之一壺也讀者如在廬山之阜伊洛之濱親聞其難疑答問之盛湛潛而有得焉存養既熟發而爲文皆能爲見道之語而大遠乎支離藻飾者之所爲又安見文與道之歧而不可復合歟

招鶴堂詩敘

歲壬子余始以詩識蕭子亦喬於城南楊氏別十年復相見出所爲詩裒然積尺許讀之累日不能盡而亦喬又有皖江之役屬贈言以敘其詩余豈足以知詩哉雖然嘗學之矣自風雅肇興以訖今茲作者日多體製日變會而計之巧厯不能盡要其大旨無悖於三百篇而已三百篇之詩正直廉靜廣大疏達初

未嘗追詞琢句爲工而自蘇李以降所稱作者如李杜韓蘇類皆恢張幽渺窮極變怪然後名於時而傳於後若古今異趣者何歟世代嬗而風會新士生其間囿於樞機不能不屢變以成一代之詩者天地自然之氣化也民變物則之理秉於生初發而無違其質者古今不易之理道也古昔詩三千篇孔子刪之存爲三百而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三千篇中豈無工於脩詞如後世所詫爲怪偉靡麗者乃孔子必刪之其刪之也初非斥其詞之不工以爲病則旣刪之詩雖不可見而所以刪之旨自可默會而得之苟得其旨雖體格詞句日變不同而不變者自在李杜韓蘇所以名於時而傳於後者胥由乎此世之言詩者本無得於四始六義模擬剽竊又牽率於應酬贈答無欲言之實而強言其傑者驅役故實餽飭褻積以破壞其體下者好濫淫

志流爲靡曼側豔以猥褻其詞是勞精敝神竭一生心力趨之而適得爲孔子之所刪也豈不謫哉亦喬負米養親望雲發詠又遭厯變故沈吟悲鬱有桓鳥四方之音其根於至性如此宜其詩之多而工也乃余更有爲亦喬進者凡言之得已而不已非其至者也亦喬積學窮理以端其本平心處物以習其行明於當世之故及其身所遇合脫有感發不能已而沛然出之咏歎而紉繹之上之陳民風而觀得失下之舒結輻而平性情不必致工於體格詞句間自能頡頏李杜韓蘇而上希乎三百篇之旨洵爲詩學之成矣亦喬其勉旃

贈高錦庭敘

昔梁簡文帝爲勸醫文以爲人之所重莫過於命周禮疾醫治疾死終必書其所以入於醫淺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

後世理疾者衆孟浪酬塞於是輕其藥性任其生死而卒無淳
華之功深切乎其言之也吾吳居四方輻輳之地鄉邑殷賑人
物阜庶貴耳賤目遺實驚虛醫者張皇以邀譽求者望風而趨
集要其一臨彙酬盈萬貧者累趾其門屏息如同尊貴及其診
之也臨以矜心雜以浮氣處方爲軸輻轉之間其於五氣五聲
五色陰陽表裏所以受病之處未暇審且問也此雖盧氏越人
不能無悞況以庸才當之爲禍不且烈乎然而是弊也於瘍醫
爲尤甚古者有熊氏旣爲難經又著內外術經十八卷術之所
由分也其書旣不傳於世東軒居士衛濟寶書剖析微芒附以
圖說言之爲詳他如宋李迅元齊德之明汪機咸精其術各有
論著德之與機持論尤合以爲治外必原於治內先求癰癰之
本然後辨虛實強羸以施療未有不明於血脈經絡順逆幽微

之際而能爲治者乃世之操是術也目闔於素問靈樞之經心
盲於五運六氣之奧愚者察標昧本異病同治黠者又毒以腐
潰之劑待其決裂旣甚因以爲利創深而斃或貽患而終身者
比比皆是其幸而獲全者蓋十之二三而元氣之涸耗可勝言
哉余生而痺弱及長稍壯又不能慎於飲食寒熱之節體終不
強時有所苦特易發而不鬱爲癰疽之患予兄顯韓素情壯而
好勤腠理旣實受病伏而不知搔而難見積久治潰故所患每
不細去年夏秋交遘疾迤邐及於今歲之冬自拇指而背而肩
癰疽如手如掌者纍纍十餘次見者愕眙而高子錦庭獨能用
其祝藥劑殺之齊年餘之間往來無間於寒暑風雨而卒起其
疴余感其意且服其能久而知其精於鴻術所至輒起沈痼特
慨庸俗之以人爲戲而自遷其業吮痂含血而不以爲難卽一

擇術之間可以知其人與其能矣楊泉有曰醫非仁愛不可託也若高子之用心者不可以愧世而勵俗也乎因書之以爲贈

重修張塘橋記

張塘在金邑之北舊有橋建於里人楊浩生橋跨巨川兩岸石塘傍至南長而北縮北塘頽圯築者屢矣南塘以長故艱於脩歲久益廢嘉慶十年衆議脩之厥工未集壞者尙三十餘丈里人唐湛庵高賓秋過之慨然曰塘不脩則橋廢橋廢則往來病涉矣因與徐君含章匯川謀捐貲以倡值今夏不雨水落基址盡出人力易施興築爲便爭樂輸助凡費金錢若干而塘成唐高喜得衆力之助以完巨工請刻書捐貲姓氏以勒諸石余謂事難於創始亦難於守成楊君之舉百世之利也得二君者繼之而利乃不廢使後之人復有如二君之用心者其利遂可被

諸無窮則二君是舉不徒續楊氏之績且可以式其後人非區區觀成於目前而已也

游黃公澗記

錫山有澗以楚黃歇飲馬得名曰黃公澗每山雨旣至飛湍急流頃刻奔匯志所謂逆流疾赴始竟其妙者也丁巳六月霖雨浹日同人欲觀焉未果次日復雨竟三晝夜檐溜淙淙不少殺城渠溢居窪者水及半扉魚遊於庭蛙生於甕艇浮於橋梁不得行薄暮乃大風拔樹圯屋水聲益洶明晨風止日杲啓扉則波沲漾漾不知在闌闌中乃急呼侶踐前約至山麓沮洳不可止問之山人得逕至其旁水自峻嶺爭道下噴珠漩雪隨峯折旋洑者濫者滴者潄者激於石而泗者陷而漚者汰而舫者大波爲瀾小波爲淪其聲滂然沸然下墜而淥然莫不中音如臨

洞庭之野旁有巨石明邵寶大書卧雲二字方徑六尺羣踞石而觀或赤雙足涉其流盪擊幾仆恃石乃可植足水涌漉毛髮盡濕既出足疲不能溯其源乃循故逕下入胡氏園登亭望之水如白鳥隱現林際惜爲迴巒所障不能攬其全夫山水雖奇因人而著若峴首之於羊公新城之於謝傅固其宜也春申一豪華公子耳跡其所爲見譏於世而茲澗之被其名者歷千餘年而不改豈非以其勢位之盛哉雖頽垣遺址杳不可尋而豪侈之象猶可想見於荒磯蔓草之間因相與慨歎久之遂書之以爲記

書王儉齋生壙記

余讀叔父方伯公所爲王君儉齋生壙記作而歎曰達哉王君其司空表聖之流亞歟翼日其子曰藻且衣冠過我曰先子卽

世於今十稔矣。壙記作於生前，又其體記也。事蹟或不具書，當作記時。先子年八十，尙康強，無疾病。益稟受有過人者。顧年五十時，余伯父西莊公邁危疾，先子憂甚。又念祖母春秋高，則益憂侍藥，偵問或繞室中行，終夜須髮盡白。而伯父竟無恙。君書其事可乎？余又作而嘆曰：君蓋孝弟人也。曩且以達失之，蘇子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凡觀人者，不觀於其迹而觀於其誠。自世有刲股和藥毀體傷生，以爲孝者，聖人不許，而令甲必禁之。夫人當勢殆情迫，憂戚無告之時，舍其生以求一當，此其情庸可不謂之孝？乃猶不許而禁之，云者非以刲股和藥毀體傷生者之爲非孝也。慮夫詭行弔名，無其誠而陽託於其迹者也。故聖人之垂教，必舉庸言庸行，中人皆可企及者，以爲訓。而賢人君子至性激發，則必有奇跡偉行，非常人

所可勉而能者出焉若王君之事非至性激發誠之積而不可掩於迹者乎非人之所能爲而天之爲乎余交日藻久過其廬遍識其諸昆顏色宴笑之決使人樂其愉順而忘歸焉益信君孝弟之澤之長也樂書其事於記後以告來者

重修福州江南橋記

閩故多大橋晉州萬安橋以蔡忠惠而名特著閩邑治故宋懷安境令樊紀造十三橋舊址皆湮闕不可考今在會城者惟洪山萬壽兩橋爲最鉅萬壽橋跨南臺江其南又有差亞於萬壽者曰中洲橋俗名倉前橋卽八閩通志所謂江南橋也上游延建邵汀四州之水建旣下趨徑閩清口合雪峯以東諸澗而流益廣東南至馬瀆江分爲二其一由南臺入海值暴雨盛漲怒濤激突淋淋焉若素車白馬三軍騰蹙雖青龍赤馬卹然以駭

嘗歛楫而不敢渡而南臺居會城南九里人烟之所輒妨商賈之所輻輳蜚船蕃舶之所紉纏而逗撓也待濟者衆故扛梁之成爲尤亟嘉慶十有四年潮壅江漲雙橋皆中斷紳士庀工治之推梁君濟川董其役橋成勒石以記二十年江南橋復圯於時言君尙焜宰閩邑兼假南臺司馬集衆謀新之議者謂水勢湍悍沙橋柱露立以故不任久君曰然唐書洛橋爲水所齧繕治爲難李昭德累石爲柱銳其前以殺水怒橋成果無患事不師古曷潰於成遂首捐廉以倡而仍屬之梁君輸者雲集乃載巨石數百艘實沙之隙累以爲趾北起中洲南迄觀音井廝其流爲八脩三十有五丈廣丈四尺高二丈四尺加於舊址八之一雖遇湓溢長虹偃然興涉無病經始是年冬十月落成次年秋九月糜金錢九千緡有奇橋旣成閱五稔請余爲記余惟

古之爲政者以利民爲先周官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說者謂卽今之橋梁薛惠令彭城父宣過其縣見橋梁不脩知
惠之不能爲政繇是言之非通經術達政體而真知民利病緩
急者奚以臻此言君之勤其官梁君之敏於事於法皆可書吾
知斯橋之名異時將與忠惠之萬安並傳而不致於湮沒也爰
書以驗諸後人其捐貲姓氏列諸碑陰使來者有所考

重修福建貢院碑記

自唐以禮部南院爲貢院後因之徧設行省我

朝尊儒重士乾隆九年

高宗純皇帝紆

萬乘之尊幸臨多士提筆貢藝之場

聖製七言律詩四章所以畛寒峻而悉其艱苦者旣周且摯今

天之初元八月秋暑以號舍湫隘鬱蒸

特詔展試期一月皆非常曠典度越百代遭際

盛時而不克奉揚

德意其何以稱斯鉅典闕貢院屢遷而宅基越山之麓廣輪旣
陋棟宇庫陋雖歷經擴治號舍僅八千有奇墮廢不嚴者猶廁
其中賓興之歲閩士操觚隨輩試者幾萬人限於號額每以遺
珠爲憾又山水匯注溝竇陞室增淫發洩疹疾斯作自王司房
考以及諸職事之居傾倚枝注盤旋不舒而號舍尤淺狹秋陽
靈雨蒸濕互訐壅閉湫底茲心不爽而使之覃精極思信宿戰
藝於其間良已瘁矣戊寅已卯之歲爾準兩爲監試甚雨潦集
見士至永巷有攜具欲出傍徨久之而復入者惻焉憫之乙酉
監臨旣訖事乃使人量度垣外隙地及民居之可質者直奢費

繁時以西師停諸工作不得請帑仰屋以嗟適連城謝進士邦
基致其尊甫芝田觀察書捐金請修竊幸人心之同而茲工之
有成也遂通傲守令勸士民出財以飲其役明年韓芸舫中丞
莅閩臬合志孚率屬捐廉以倡十郡樂輸川涌霧合爰推搢紳
之廉正者董其役經始道光七年三月落成八年五月糜金錢
若干址之迤者拓之窪者饒之垣墉之陋薄者崇之竺之樹蕃
以經其涂濬澮以流其惡衡鑒之堂執事之室正位面方閤閤
塏爽有嚴有翼輪焉奐焉下至輿隸有廬庖溥有所勦塋丹漆
材良甃堅旣固旣完奸弊斯絕其棲士之舍則檐軒礮平廓如
其庭食息攸芋左櫨右鐙百體旣舒神智自生以視昔之體憊
而神瘁者相去不已遠乎閩科目助於唐陳珙薛令之始以儒
林發藻泉歐陽詹與韓昌黎同登進士稱龍虎榜尤著於時迨

宋之南偉人踵生大儒輩出勛業則李忠定直諫則李忠肅理學則朱文公淹通則鄭夾漈鬱爲稱首其他指不勝屈發迹垂名咸出於此茲之歌鹿鳴而來者揚於王庭追鄉先生之遺風而紹其絕業上以答

聖朝作養之隆而下以慰都人士景鄉之望則此舉爲有光矣多士其勉旃爲敘其緣起如右輸貲襄事諸君及材用之數則具諸別石使後來者有所考

張氏本文宗祠記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雖有大小之異而率族以共祀其先者無異義也考大夫士廟制王制三廟一爲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夷於壇而無廟其說不同鄭康成謂王制商禮祭

法周禮然家語載孔子答子羔論皆與王制同且謂自虞至周皆不變則鄭氏之說未爲定論蓋古制已不可得而詳矣此鄧潛如所以謂封建廢宗法格而不行也顧嘗論之先王懼族類之浸繁而不可紀也故爲宗法以聯之後世又以宗法之旣廢而不可復也故爲宗祠以合之則今之宗祠猶有古宗法之遺意統宗之祠族人莫不宗焉者卽古之大宗也分支之祠人各宗其親焉者卽古之小宗也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莫今之宗祠若已大中丞蘭渚張公今之行古之道者也道光六年春將建本支宗祠寓書於爾準曰先大夫蓮海公秉心仁讓犯而不校舊居湖州府城內北街之敬恕堂遜於先伯父儼嚴氏靜遠堂半宅以居甫數載爲嚴氏所侵索屋而攘其直先大夫百計捭擋得浮星橋破屋十餘椽讀書教子於其中顏之曰

勸教堂其後遺命以爲宗祠奉本支昭穆是舉也固先大夫之志也予其爲我記之爾準竊惟張氏自觀察公名德懋績佑啓後人設爲宗祧允協於繼別爲宗百世不遷之義今大中丞纂承先緒衍而益大以文章經濟結

三朝知遇敷歷中外與伯氏按察叔氏比部前襟後裾互相輝映海內數鼎族者比之唐之韓氏薛氏宋之竇氏宋氏積之厚而流益光實皆本於封公之教封公績學勵行雖不耀於其身而耆頤壽考膺一品榮祿之崇封且親見中丞昂季出擁旄節入侍瑣闥其食報之大且遠豈無所自而然哉跡其奉先思孝居處之弗康而必以建祠爲亟可以知其致福之有本矣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封公以之又曰善繼人志善述人事中丞以之上合乎古者敬宗收族之義而下以啓後世邇追來

孝之思是可書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而記諸麗牲之石

泰雲堂文集卷一

泰靈堂文集卷二

金鎖 孫爾準 平叔

元人墨蹟跋

昔年在吾鄉秦都轉處曾見此表與此稍有異同至大三年冬
下少十月二字皇上下多朝興聖宮四字大赦天下下多慶溢
宮庭歡騰海陸八字五花殿中下多寵錫鈔帛四字隨蒙皇太
后下多手字王振鵬上多臣字十册下多臣等恭閱一過還至
御前十字名氏下多於圖首三字相得之盛下作臣等竊惟皇
太后德邁前人望隆往哲觀圖思警借古繩今此振鵬殷殷之
素悃云云寶玩作設玩欣賀下少懇祈二字署名者六人首阿
沙不花次塔思不花次季孟次三寶奴次脫虎脫次季邦寧無
字羅帖木兒與完澤二人次第亦異此卷字蹟較勝秦氏所藏

然考元史阿沙不花卒於至大二年十月上尊號乃至大三年十月事阿沙不花安得尙存此其作僞之不可掩者也香谷定爲元人真蹟鑒賞殊未確又至大三年立尙書省三寶奴以左丞相總治百司庶務封楚國公次年伏誅而香谷跋稱爲官翰林學士承旨亦誤完澤以至大二年官詹事四年二月進平章政事與興元土自是兩人又卷中損處乃是季孟孟字道復元史有傳香谷誤爲李益考據亦疎考元史百官志三公及中書令右左丞相皆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右丞左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置詹事從一品三寶奴以太保左丞相列於末而完澤以詹事列其前而李邦寧以宦者羈其中列名先後亦不可解

方望谿先生與陳文肅公手簡跋

右望谿先生致陳文肅公手札九通又附鄂剛烈公二札文肅公相

高廟爲時名臣敷歷中外尊

主庇民勛猷烜赫在人耳目撫皖時兩值水災倉貯米九十餘萬石賑卹用之殆盡民忘其洪流之方割也旣而墾磽确濬溝渠儲粟大饒肅清江盜延陳見復司業王講敬敷書院士知治經皆政之大者移撫江蘇釐正斛口官吏不能浮收又嚴革奢侈之習撫閩則禁開上竿塘十四島使利歸貧民裁臺灣撥運虛額定官莊租數至今利賴余吳人而承乏皖閩兩省雖相去已七八十載而詢及前事人猶有能言之者按鄂爲公會試座主而望谿先生則公所師事也今觀諸札師弟之間諄諄以道義相勗猶見道南上蔡遺風使人肅然起敬公曾孫練江大令

屬題其後 先君子出德大宗伯文莊公門文莊爲公乾隆丁巳所得士余出相國朱文正公門文正爲公乾隆戊辰所得士兩世淵源尤以附名卷末爲幸練江今日所尹者公之故治所撫字者公之遺民也憬瞻先烈能勿勉旃

跋婁子柔書蘇文忠石鼓詩冊

婁子柔先生之學出於歸太僕當時與唐叔達程孟陽號練川三老又益以李長蘅號嘉定四先生孟陽爲錢蒙叟所推聲稱籍甚其實品學皆當以子柔先生爲冠學古緒言能沿溯古文源流以傳太僕之緒獨支指於七子鍾譚滄海橫流之時識力亦偉矣新城土文簡公嘗稱其長慶集敘爲真古文蓋其得力在元和大厯之間故紆餘清深非擗摭漢魏以爲古者可比顧松圓泡庵畫筆流傳頗多而先生書罕見蘭溪明經攜此冊見

示書蘇詩故多用蘇法而實出平原明經自跋目以俊偉可謂知言矣明經卽日將歸膠城余匏繫都門不能結侶共去策杖檀園六浮閣遺基想當年吟咏流連之盛南望慨然明經云藏先生手蹟頗賒當以次摹泐上石北風寄我幸甚跋甚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十有七日

陶孝女割股冊跋

陶雲汀方伯女年十三值母黃夫人病聞割股可起危疾慮人之知而尼之也闇中持金刀剪腕肉墜地覘不得復剪投魚羹進之病良已有司上其事得

旨旌表吁偉矣哉按割股始見莊子然未聞以療病也魏書張密始和藥以愈母病唐陳藏用謂人肉治羸疾而京兆張阿九趙言等數十人皆用之以給帛旌表門閭至明洪武中因日照

民江伯兒事議停其旌拘文牽義之儒遂祖昌黎之說謂好奇
戕生非庸行不可訓惟宋子京駁鄂人對論列其事入之孝友
傳中洵良史之特識蓋人子當親病之時呻吟痛楚如在其身
有一說可以起其病者趨之惟恐不及又何暇從容審處長慮
而却顧哉自昔忠臣孝子惟其果心銳志一往不可迴卒以成
名而垂後世否則范質之搢掌也危素之入井也解縉金幼孜
之相約也一輾轉間改其初志此非慮事之周乃其至性之薄
也考唐安豐民李興自敷股肉父不能啖以歿柳子厚猶以爲
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請表其閭矧一弱女子爲之
至誠感神立奏其効其過柳州所銘遠矣以此教孝勵俗固
聖朝之所急欲表彰也

華氏爲南齊孝子之後累傳而益大厯今千餘年族望首推鴻
山學士學士罷官里居極田園文酒之樂性善吟咏鳳洲稱其
清澹簡遠遠勝玉堂之作則恬靜其性也茲從其雲孫晴川得
觀學士手書六十言懷詩一卷嚴君跋謂生日之禮古人所無
僕以爲祝嘏之詞雖古不經見然酌大斗以祈黃耆亦猶沿養
老之遺意以申孝子順孫之心況香山之社率真之會耆英之
堂圖會以傳誇爲盛事未可非也學士此詩乃以風木之感逢
歡成泣特廢此禮洵乎孺慕終身不忝其祖者矣自漢璵先生
以下寶愛先澤失而復還可以見教孝家風其流蔭獨遠也

題周庭藻小像

此留香先生小像也先生周姓爲吾邑望族其曾大父緘齋公
以鼎甲起家大父蒸巖公及從兄弟嵩甫上襄抑齋三先生先

後成進士皆闔門雍睦良悌怡怡有潁川太邱之風閭鄙矜式
言家範者蔚爲稱首先生少孤事母至孝太夫人年高病疴久
幾殆禱於神卒得瘳居喪盡禮澹於進取以明經需次校官非
所好也性嗜書所藏多善本讐校丹黃不去手易簣時猶令諸
孫誦四子書聽之而逝非存養有素者能神明恬定若是歟余
與哲嗣丹石松巖交嘗以嫺黨後進禮謁先生神充而貌豐望
而知爲長德君子也先生沒二十有四年丹石以圖屬爲題識
不敢辭因爲贊曰

亭亭者柏之拔煜煜者芝之茁蒼顏白髮葛巾野服佳興四時
風烟一壑如行真源之庭而聽高山之曲

書李方伯事

李方伯賡芸江蘇嘉定人乾隆庚戌進士歷仕浙江孝豐德清

平湖知縣以廉惠稱嘉慶五年以九卿密薦引

見擢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同知十年遷嘉興府知府丁繼母
艱服闋補福建汀州府汀地偏鄙而介於贛潮之間士民皆陋
而好訟君不設鈎距一感以誠獄訟衰息又爲建橫舍延名師
捐俸增士餼旬課以藝而進退之文學日起君之教也十九年
調漳州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家揭竿聚衆持兵械相攻撞甚
則施鎗礮殺傷至十百人不止名曰械鬪其負者輒鳴諸官官
拘犯則又負嵎抗捕以爲常故縣令必會營弁兵力以往糗糧
之費獨責之縣以是縣皆坐困君稔知其弊欲革之初至有歸
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設施君亦傍徨未審
其術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
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用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昔

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王名飭單正族長縛以獻無不如指
兵則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信之曰是真良吏乃請於
大府以朱代黃逾月不省督之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君
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費乃支帑七百元旣訖事
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累遷按察使布政使甄別
改朱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金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
聽抵錮其眷屬不得歸漳守畢所讞納朱賄而苛督之朱窮且
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
甫二旬而得

旨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艦不如式被駁重脩君已去
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據前二事指
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惶不識所謂總督益疑

使兩司及福州守窮治其獄歲除至夜漏盡乃罷新正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至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聽者福州守涂以駟索詞急聲色益厲君知事終不可白是夕縊於牀以殉察屬雨泣紳民萬輩走數百里號哭於門數月不絕事聞

皇上使少宰熙公都副王公理其寔乃抵朱履中涂以駟罪督撫皆罷斥而

硃批褒君爲良吏聞人請建祠志遺愛得

旨允行今建於懷德坊者是也或疑君方伯大臣遭枉不自剖白而效匹夫之諒死爲非宜此非知君之深者君淳約退讓犯而不校有王懷祖面壁之風方事殷時楚氛甚惡其肯就牢戶向獄吏以頭搶地喋喋自陳重取詬辱哉此東海蕭生所以趣

呼和藥而不思變計者也昔陸稼書先生以平湖人而令嘉定君嘉定人而令平湖咸著循聲故論者以君比當湖慕天顏以効當湖敗名君被効而名益彰又絕相類云

王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婺人俞升滋之室也家世業賈升滋成童習書計卽走吳楚間居賤販賣效計然之策然性仁恕好施與嘗道見遺金據守之至暮無過問者乃揭席衢得其人叩之信畀之其父禹聲命收債旣往憫其貧以父命毀券俾勿償偕伯兄同賈伯性揮霍盡亡其貲歸白父自認耗折者而推所贏與伯年二十有八賈楚遭疾卒於舟喪歸孺人年甫二十有四誓以死殉時方有娠舅姑理論之曰吾子已死矣汝婉幸而男吾子雖死猶之生也今汝必以殉則吾子真死矣孺人乃不死逾數月舉

子友棠後六年喪舅孺人奉姑二十餘載晨夕不去側姑素患
痰喘疾痛疴癢敬抑搔之出入先後敬扶持之姑年八十餘疾
革呼其家諸子婦而告之曰吾所享大年者王氏婦之力也爾
輩其知所效法乎先是禹聲憐孺人勵志撫孤折產畀孺人獨
豐又盡以器物之良者歸孺人孺人固辭曰友棠方少賴伯叔
訓掖之俾成人所獲多矣使其不才將蕩棄之不暇又何以自
封爲伯叔妯娌美其讓皆敬禮之終無間言嗚呼若孺人知大
義者歟今孺人年七十有四詎始嫠之日已五十年例得請旌
於

朝而猶有待也其孫瑛投狀於余俾述其懿行爲采風者告焉
論曰婦人蹈順職在孝履變難在節若孺人於二者洵無愧焉
方升滋之殤也孺人以青年嫠處似續一綫懸於天未可知也

今乃有子一孫五曾孫一四代同堂怡然大順天之報施豈或
爽哉爲善者可以勸矣

沈孝女傳

沈玉琴者邑人元相之女國學生玉書之姊也孝女幼而端靜
不煩傳姆有成人風年六七歲父授醯醢經輒了析大義稍長益
通書史於中壘列女之傳茂先女史之箴尤所耽習發音在詠
動容成紀珣珣瓊瑣之節廸於前徽著爲坤則戚黨往來者無
不欽其淑慎也年及笄采雁在門孝女聞之輒飲泣父母慰諭
之女歛衽進曰兒所以泣者非他大人眎聽旣衰而弟齡尙幼
未及成立晨昏溫清燠寒疾痛苛癢抑搔之事非女無所任安
有舍其父母而事人之父母者今大人出或歸不時心輒惴惴
一旦有適受醴房階則將去父母之側而以從人爲義此女之

所以悲也父母鑑其誠乃却幣謝使以成孝女之志家雖貧勤紡績以佐甘旨滫瀡脂膏必以時進玉書旣冠爲之聘婦成禮父母疾每視於庭乞以身代父母先後卒哭泣不絕聲卒以哀毀死年僅有或謂孝女立行過奇不可以訓宋共姬之卒也君子謂其女而不婦孝女得母有類於是乎余按之史冊如北史新唐書所載涇州倪氏亮州鄭氏斷髮毀服以養父母皆已受聘而卒不行史氏猶書之以爲美談況孝女皜然矢志不移於初擬之倪鄭殆爲過之而猶相訾議不亦疎於經義乎玉書不忍沒其姊請書其事余謂孝百行之原也士夫難之而見於女子孝女益自有其不可沒者矣爰書此以俟彤史之采擇

許烈婦趙氏傳

烈婦趙氏華亭縣學生家慶之女也嬪於許其夫祖恆死烈婦

雖經以殉淞之士大夫作爲詩文以張其事余讀而歎異焉泉
州廈門同知許君原清祖恆之世父也就諡之原清憮然曰烈
婦歸許五年矣勤中饋動作合禮則事舅姑以順接人以和無
疾言遠色初不意其剛決若是也先是其舅抱疾歸自毗陵烈
婦助祖恆侍醫藥勤苦無不至舅疾愈而祖恆積勞成病烈婦
所以侍醫藥者勤苦又無不至而病竟不起斂之日烈婦絕粒
不食舅姑強食乃食爲立後以慰其心烈婦語家人曰夫幸有
弟明歲授室矣高堂奉侍不乏人我生奚益徒使泉下不瞑目
耳家人頗防閑之會喪次四十九日吳俗謂之斷七烈婦治祭
上食哭盡哀去登樓家人從而視之已氣絕蓋其決於內者久
矣此其略也承詢敢以傳請其他皆庸行不敢附會以失其真
噫是則可書也已因卽其語而敘次之爲傳

論曰婦人以節烈著者自漢以降始見於史三代以前無聞焉或者遂疑爲過中之行余考春秋書紀叔姬宋伯姬之葬伯姬謚而叔姬不謚徐彥以爲叔姬雖能處隱約全婦道而不能與守節盡誠以死之共姬同是則可以觀聖人微意之所在矣過中云何哉

吳彙宗穀詒圖說

屠維協洽之歲孫子反自北游閉廬息影讀史而有慕乎漢兒氏之爲學也將帶經而鋤焉吳子彙宗過之出行看子相示曰是名穀詒圖子知其說乎予曰予學農者也庸可不知夫穀者百穀之總名也古言三穀或五穀六穀九穀其名不一若包舉三穀共六十種益以蔬果之助穀者各二十種厥名百穀徵諸六經有黍稷稻粱秬秠糜芑荏苽麥秣穉穉稌稷稷稷之

名他如紫莖不黏之謂穞一莖六穗之謂籩見於諸子書猶不可悉數而秣稗藿不與焉要皆種之良者穀之訓曰善曰續食之者智慧而巧在詩有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亦其物也吳子之意取諸斯乎雖然吾於管子之言得農之道矣苗之始昫昫乎孺子至壯莊莊乎其土及其成由由乎茲免爲君子故耕者必始於鑪厚其鞫蒞之堅耕之澤去其三竊而後野可爲洽風也若蕪穢不治則不秀不實豈異類歟子亦本其氣之粹而種之良扇之以仁風膏之以靈雨將見秀出而爲稼比積而爲稌以全其君子之德於以歌有年而烝髦士其爲慶也大矣吳子曰善哉子之說也因書以遺之

巡檢丁君墓志銘

道光二年冬脩職郎丁君卒於家其孤詒穀寓書六千里乞銘

於予而亡其狀不能詳其生平行事其明年葬有日矣詒穀復以狀來請至六七而不劬予曷忍以不文辭按行狀君諱旭字德新系出宋祕閣校理諱寶臣後至元萬戶君由晉陵遷無錫始著籍爲無錫人曾祖諱明俊贈奉政大夫祖諱濟美壽州學博父諱王士乾隆丙子舉人筮仕閩中三任皆劇邑時君甫冠佐理往來井井公私皆稱其宜最後令山西孝義縣君隨侍料簡公事如聞時孝義君居官廉投効歸不持一物生計蕭然而徜徉林泉飲酒賦詩若不知其貧者則以君能養志也君性穎悟篤志於學特以幼年佐宦不能卒其業然胸中洞識古今好議論留心當世之務思欲一試其才乃出而求仕得縣尉分發廣東嘗一署嘉應州太平鄉巡檢其地與閩之汀州接壤挺健好訟君據理喻之多解散去終任未嘗責一人嘗謂人性皆善

卽相糾紛苟能導理達情自當相說以解簿尉秩雖卑亦何不
可以自效乃世之居是職者事每賄成甚且濟以箠櫟不得其
平爭者益衆是猶抱薪救火愈熾其焰也豈長民之義哉因是
不合於流俗需次十年困而歸賚志以歿有足悲者而今詒穀
筮仕復得粵東天殆將昌其後以訓其未竟之志耶語云天道
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諒哉斯言也君嘗以其族蕃
而譜久不緝遠祖櫟庵堯年兩公兆域世久湮失君足繭山中
訪求得之勒碑以誌又慨然欲效范文正公置義田以收族而
力不逮恆提訓其子使成其志故詒穀能言之亦可以想其抱
負矣君生乾隆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卒道光二年十一月十五
日年七十有六配俞孺人繼娶孫孺人卽子姪也皆先君卒子
五人長詒穀廣東候補縣尉次豐次沅次湘次濟女五人皆適

士族孫二人孫女一人以道光三年某月日卜葬於無錫石埠山之新阡銘曰

少仙沈沈百寮底仕不挂籍不如已黃綬歸來卧鄉里鬱鬱青霞入脩晦柔東有隴室初啓岡阜前橫抱如几式穀子孫當鵲起

江西南昌縣丞王君墓志銘

先生與哲兄蓬心太守早年有二難之目爾準弟齡太守壻也太守與先君子同官內閣每來過邸舍值先君子他出卽坐齋中索酒獨酌輒就紙筆作畫爾準時年七八歲進酒伸紙効使令於前太守喜輒賞以畫故爾準甚習太守而獨未一識先生後三十餘年官閩中適先生子應綬來遊能詩工畫盛年儻易稱其家風館之廨中數月忽垂泣告歸營葬事出劉太史嗣綰

所爲傳求銘其幽爾準於姻黨爲後進又稔知先生其曷敢辭
先生諱宣字遐穀別號嶰谷次三豐頤多髯人呼爲三鬚子故
又自號三壺世居嘉定之南鄉寺溝明宏治中割地屬太倉州
遂爲州人七世祖文肅公相神宗贈太子少保一傳爲編修公
衡再傳爲太常公時敏又再傳爲司農公原祁又一傳爲中丞
公譽卽先生祖也父述濬雍正丙午舉人官和州州同門第烜
赫爲過江甲族先生性瀟灑與人和坦不以世胄自標異能文
嗜飲兼通彈棊角射醫卜諸藝與蓬心太守俱善談諧傾倒一
時江左士夫相謂曰與二王處清言標映如見右軍諸郎可以
想其風概尤善畫王氏自太常公以來咸以畫名爲
國朝大家先生淵源家學幼隨中丞公撫廣東又從父官和州
賜冠簪於陳外舅牧濱州定省輒歸往來名山大川擴其見聞

故其渲染烟墨蹊逕變化雖授受有自尤能心師造化軼於規
萬之外非尋常輩流所及既屢試於鄉不售遂赴都下以畫傭
王公爭相招致詩畫外絕不干以私久之以方略館議敘分發
江西補南昌丞年五十五矣前後凡九攝縣事善聽訟不設鉤
距以誠感輒得其情有構訟數年者聞先生至則曰吾輩安可
以險健欺長者哉則求息每去官邑人手香跪送恆以千百計
先生逆知之輒閒道逃去攜所藏琴曰隴首孫枝者明鄭湛若
舊物也遇佳山水名藍精舍則按軫操縵自鼓一曲洋洋乎有
憑虛御風之思倘佯動至旬日以矢期屢忤上官率不介意顧
皆重先生畫索之力至以官職款動之先生嘆曰吾固以官隱
也豈早歲不肯自媒而易節於暮歲哉萬載邑令某以盜案削
職留緝先生攝其篆獲盜馬璜旗等十餘人以屬某使爲自獲

者或疑之先生曰吾非樂仕進而某貧且老非是將流落不得歸何廛焉是時青浦王司寇昶方官按察使雅知先生欲援之先生卒堅辭竟以縣丞終生乾隆甲寅三月十六日歿嘉慶辛未十二月十七日年七十七所爲詩文皆隨手散失惟畫爲人藏弄頗有藏者子三望十一歲而天配張孺人出應組亦早卒應綬庠生側室張出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秫田彭澤耽泉明訟庭日有哦松聲治獄陰德如耳鳴三槐世澤宗其興一燈視此滕公城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絜齋府君行狀

府君諱永清字宏圖號春臺別號寶巖晚又號絜齋先世士安公明初自丹陽遷居無錫之雙河始著籍爲無錫人五傳爲

柏潭公諱繼泉明萬曆甲戌第一甲第一人官吏部侍郎贈

禮部尙書 柏潭公次子 期生公諱源忠生 祊丞公諱壽

禾邑庠生 祊丞公生 美長公諱仁溥 美長公生 樸齋

公諱岱正 樸齋公生 士衡公諱廷鏞仕爲山東德州州同

自 美長公以下皆以 府君貴

贈資政大夫雍正十二年 府君生山東魚臺官廨是夕 先

大母施太夫人夢高僧入室驚寤誕 府君知爲異徵五齡就

塾敏慧絕倫 府君之生也 先大父年四十五矣庭訓督課

嚴峻 府君受書雖累册未嘗不成誦 先大父權洳河通判

每出行隄 府君居轄治署嚴肅有法度具書 先大父甚端

謹陳事委曲詳盡如成人 先大父覽之輒色喜時 府君纔

八齡也 先大父刻苦自勵銜恤歸不持一官物又家人不戒

於火四壁蕩然 府君率兩叔父愉色以養甘旨必腆 先大
父含飴自樂不知生計之寶年二十有二補博士弟子員學使
晉寧李鶴峯中丞有人倫鑑識一見傾賞卽羅致幕中幕中僚
友爲趙損之文哲張少華熙純陸耳山錫熊皆東南選識 府
君咸引重願交 府君與之上下其議論學益邃詩益工丁丑
壬午

高宗純皇帝南巡兩應

召試名列二等

恩賞綵緞鶴峯中丞送 府君歸太息曰文淵大器當晚成惜
余之不及見也迨 府君通籍而中丞已棄世矣 府君感知
已之言終身誦之以爲恨壬午甲申連遭 大父母憂哀毀盡
禮嗣是每伏臘祭祀奉奠必泣蓋終身孺慕不少衰云旣乃客

遊入粵東應胡方伯文伯之聘方伯性嚴毅高立崖岸府君
與抗禮不少抑損土司某以爭廕襲相訐提驗照勘皆前明印
璽幕中執事按律擬以私造符信法當斬株連甚衆府君心
冤之內夜私具藁而言之方伯曰此曾志在爭廕無他腸且叛
逆罪至重安可妄坐方伯曰大府旨也府君持之力因曰君
備職旬宣與大府遜一階耳何奉令承旨若此且君素以剛正
著聲今胡爲者方伯曰限迫矣易稿豈倉猝易辦府君乃出
袖中私所爲稿方伯讀之大喜以白大府大府喜竟從府君
議活二百數十人戊子入太學應順天鄉試中式八十六名舉
人出廣東何侍御曰佩之門素號能得士關節不到者也已丑
會試

欽取內閣中書旋入軍機處行走時有事小金川軍務方興

詔書旁午甲午逆匪王倫起山東壽張陽穀事益倥偬

上命阿相國討金川舒相國定山左發蹤指示悉秉

廟謨金壇于文襄公傳

旨竟卽促削稿不少緩

府君握槩耳受手揮不稽晷刻悉稱

上旨每漏四下趨直至日盱罕得歸自辛卯至丙申習以爲常

府君不懈益勵未嘗言勞又性喜賓客稍暇卽招僚友倡和

酬應而諸事未嘗少廢同僚以此服

府君謂劉穆之朱齡石

不能過也每夏秋扈從至灤河寓廬爲觀補亭總憲山館於時

機務少減過從亦希下簾軸置廣几點勘羣籍望鍾峯吟嘯得

詩爲多旣以積勞當遷

府君辭不就銓注仍投牒應禮部試

時場屋方尙靡麗之文而

府君文學黃陶庵戚价人必剴切

沉刻乃爲稱意以是不合時宜屢被棄置

府君最工書尤好

顏平原有神解少日撫東方像贊爲壁竄大書見者神悚又歛其間架波磔用之蠅頭書寓縱橫排界之氣於規矩莊嚴中一洗趙承旨側媚之態文待詔方整之習斟酌古今之間而自名一體見者雖斷縑片紙爭懷攫以爲模楷故羣以第一人相推雖妬者之口見之不能不亟稱許府君亦自以先宗伯在前明神宗朝以大魁起家爲名卿慈溪馮珽每稱爲忠孝狀元眷念祖德恩纘遺緒故戀戀琕瑛不忍決然舍去迨三試不售屈俸滿乃遷內閣侍讀兼國史館方略館提調官充文淵閣校理四庫館纂修官天子鑾輅省方

幸山左

巡江南

駐蹕灤河獵木蘭未嘗不扈從嘗乘馬糾趨豹尾旁

上遙識之笑顧曰彼軍機章京孫某也便馳騎若此誰謂南人止解乘船哉益至是而

上知府君深矣先是緬夷恃遠跳梁羈留行人蘇爾相等

聖朝如天覆幬涵育亭毒

德威所加冥頑感化回面內向叩關來庭滇中大吏以

聞丁酉春

上命誠謀英勇公阿相國往受降以府君參機密既至滇緬

夷久不至

上召相國還相國欲行府君進曰緬夷向化已堅特留使罪

重疑懼自沮不能決計輸誠耳公何不惜爲十日留以成不世

之業且使遠夷蓄疑不決亦非懷柔之義也相國卽屬府君
爲檄以諭蘇爾相如期竟還相國大喜曰吾測緬夷如趙充國
之料先零無遁情矣然此事非孫君不至是也秋從滇南還京
師分校武闈庚子遷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內倉從
南巡道經里門乞假三日屏輿從徒步訪戚友敦布衣權無何
遷左副都御史不次之擢

國朝惟郭中丞琇一人至府君而二非

簡在有素何以得邀此曠典耶隨出爲貴州布政使貴州毗接
四川雲南廣西土瘠地偏氓猺雜處號稱難理時中丞爲李公
本廉訪爲今領隊大臣奇公豐額糧道爲今江西巡撫張公誠
基皆同譜素識推服府君幹濟事無大小咸諮決以行四川
與黔畢節接壤咽喉匪最頑悍鼠伏鴟顧出沒不常乘間竊發爲

商民害川中勦捕急因欲窺黔荒竄地爲遁逃賊未至中丞李公檄奇廉訪迅往堵緝廉訪辦急裝欲行過府君府君曰鼯鼠也何用干鈞弩爲因言之中丞設方略張聲威囑匪果卽解散終不敢入黔境一步前後兩權黔撫事龍里縣令某殘酷鷹擊毛鷲民重足立猶懼不免府君署撫篆不數日臚欵具參革職去一邑民如脫罟網又兼權臬事大定府胥役劉淮者黠悍爲民害善持人陰事厯任郡守皆無如何府君召之來厯敷其奸嚴詢伏罪卽予杖立斃之庭闔郡以靖越五載述職入

觀書接者四敷奏稱

旨旋拜粵西巡撫之

命粵西幅員寥郭吏治察覈爲難州牧縣令中有相締結號爲

十惡者夤緣舞弊牢不可解 府君稔知其惡立意整剔下車
卽查鹽筴有課稅未完而鈎結捏報者咨會制軍具奏自按察
使以下削職治罪凡若干員卽向所稱十惡之尤也由是閭閻
風生吏治清肅丙午粵東楚南歲大禡粵西獨有秋粵東廣州
肇慶素仰西省穀以食米旣踊貴閭井騷然 府君奏請開常
平禁遏糴又停採買入下年補償鄰境賴以全活者十百萬戶
俞旨嘉獎以爲深知政體有古大臣之風柳州融縣舊有四項
山設廠采鉛供東西兩省鼓鑄前撫軍吳公垣奏歲久礮深砂
薄鉛減不足以給局用部下兩府議欲踣地更啓新礦 府君
默審之近四項山有馬鞏冷崗二廠舊產煤運砂就煤用資煎
鍊年歲旣多廠煤且盡煤直遂增煎鍊多所耗折故商民裹足
不前牧令不察遂以產少詳報實煤少非鉛少也因踣羅成縣

地屬得長安官山產煤礦奏請移砂就之煤直驟減商人爭逐
利鉛額復故歲丙午逆匪林爽文起臺灣府君聞信卽檄會
提督三公德練卒旅備徵調丁未嘉勇公後晉封郡王福公康
安尅期渡海檄調黔蜀兩粵兵粵西卒久訓練勇氣騰踴捧檄
卽發黔兵赴閩道出蒼梧府君駐梧州分給口糧必躬慰勞
之以勵其氣送之不令一卒登岸曰一爲征士節勞一爲居民
省擾征者如過衽席無一士譁居民亦不知有兵越境也其歲
臺灣平福相國常言是役得四川屯練廣西鎗兵之力爲多云
府君之駐梧州也相度地勢箐嶺叢雜灘江錯互又爲東西
兩省毗連閩粵殷稠因密屬守令密防餘匪竄跡遁處蒼梧令
孟照陰伺之果獲陳興遠等推廣東西寧縣游民仇德廣爲首
結盟立會以牙籤爲名聚處僻村古寺蹤跡詭譎頗肆劫掠旣

獲之移文粵東粵東大吏議謂林爽文實以天地會立名聚衆竊發甫伏誅搜餘黨方急今其事跡相類欲起大獄府君惻然曰若此則羅畢高張梟雀一罟結盟行劫自有律在豈必株求蔓引戮無辜哉因按跡弋獲擒三十餘人果皆無賴子相煽誘志在得賄報仇行劫者止八人最後捕仇德廣至嚴鞫無異詞獄遂定申

奏報可科罪者咸自以不寃是歲夏五月安南國王黎維祈爲部屬阮氏所攻棄國走其母阮玉素妻阮玉端及幼子黎維詮率屬六十三人奔至龍州斗灣呼號求援府君聞報卽納之關封章驛

奏以安南臣順

天朝最爲恭謹今因國難內投揆之字小之典義當周恤謹以

權宜招納安插優與廩給蒙

旨褒許遂輕騎兼郵赴邊巡歷隘卡增設防禦時制府爲孫補山相國聞之投袂起遽請躬統師旅爲黎氏收國復仇

上以卹小名順從其請於是調東西兩省兵共萬餘人涓吉啓行府君留守鎮南關運籌轉粟粵西久無師旅之役舊章無可遵循自桂管達龍州太平三千里而近灘流如峻弩中多巨石林立流沫盤渦險不可涉卽陸則奇峯森矗巉巖起寸步羸馳車騎一無所施必褰載以行遂躬自相度水運陸挽派立臺站三十五所自鎮南關抵黎城復設臺站一十八所運米一十三萬石需夫二十萬人軍裝輜重器械火藥稱是太平地處極邊人稀土曠風氣孱懦雖重賞而應募者甚稀乃於土夫里夫之外凡土司頭目應募者厚資以遣之又廣東高廉等郡雖隔

省而距南甯爲近懸重賞招徠之凡軍行所需靡弗先事周備
焚火之容先聲震讐所向風靡旣入敵境壽昌市球富良三戰
三捷不匝月徑抵黎城求得黎維祁奉

冊宣封爲安南國王制府續調大兵發夫役造艤幢規深入以
爲掃穴計未發阮氏潛師襲黎城黎維祁聞信卽單騎夜啓北
門走軍心大搖宿將如許世亨張朝龍王宣皆戰歿制府見事
不可立急撤師渡富良江入關 府君時駐幕府聞報卽控騎
巡居民而慰諭之衆心稍定帥數百騎往來憑祥寧明思陵龍
州沿邊數百里間拊循訓勵士卒之歸者截留使分守隘口自
關以外糧儲火器不及運者悉焚之不使齎寇阮氏軍旣至界
口環列望麾蓋遙拜傳呼言徼外小夷自仇黎氏不敢與天兵
抗顏行遣使敬關願受

冊封備職貢列外藩比黎氏往返數四拒不納阮氏益恐辭益
哀事聞

上嘉勞

賞戴花翎以示寵異繼福郡王以相國督兩廣未至卽寓書
府君商進止 府君答書以爲時值春暮青草瘴興中華士卒
不習水土疾病已多洊交夏令濕毒鬱蒸瘴癘益甚自諒山抵
黎城除壽昌市球富良三大江而外溪澗甚多每至夏秋山溜
奔匯畏天關子母嶺左近平地水深丈餘且大兵旣發必當直
抵賊巢自黎城至廣南數千里危巖陰厓跬步艱難計需更立
臺站五十餘所需夫二十餘萬人負戴則力不能勝滾運則勢
有不及且裹糧數千里之外以客搏主非萬全之策揆之天時
地理人事皆非所宜卽天戈所麾非螳斧所敢拒而黎維祁闢

懦無識受

天朝興滅繼絕之恩不自樹立一聞賊至棄城夜遁此何足又煩

天朝兵力屢爲建置耶福相國然府君言旣至方聯章入告而

高宗純皇帝上契天心下驗民事稽推亡固存之典繹栽培傾覆之經知天意厭棄黎氏死灰不可復然因納阮惠請命准册封禮成阮惠感

如天之德明年朝京師隸屬國自粵入都資糧屏履嬾密周備賓至如歸蓋自黎氏來奔迄於阮藩入覲星紀兩周府君晝籌軍務夕勘民事往返邊陲奔馳不少暇風土惡劣山瘴水瘴烟嵐外侵精氣內耗而受病深矣庚戌夏由鎮南關還桂郡疾

篤然猶力疾接僚友講利病日久不少間五月二十日晨起盥

漱衣冠畢呼先兄

爾琦

至諭之曰吾幼時嘗夢遊蓮陂或歲一

至或二三至風景不殊昨復夢至其間蓮且敗矣有招予者曰

予盍歸乎殆非佳徵也因口授遺表促書竟望

闕肅拜眷念

國恩涕不可仰遂呼

爾琦等

下至僕御一一訓誨琅琅數百言

獨

不孝爾準

以試事留京師不侍側傳語能讀書作好人卽爲

能竟先志無多囑也語畢端坐而逝嗚呼

不孝等

生未能盡一

日之養遽爾見棄而

不孝爾準

罪孽彌重病不能侍湯藥歿不

能視含殮猶覩顏視息人間萬死何贖嗚呼痛哉

府君天性

慈仁與兩叔怡怡友愛中年後宦輒分歧每歲時感念未嘗不

泣下樂善好施尤敦一本之誼凡廉俸所入悉以周族黨有婚

喪事不克舉者必厚資之與人交始終如一月旦羣倫藻鑑百
不一失撫粵西破例特薦思恩府知府田鳳儀後開府閩中以
清節著三歲黜陟所舉皆開濟才歷名位今廣東陸撫軍耀其
尤著也初銓發各省試用之員銜尊者許降等借補從六品官
得降補巡檢典史府君以體制所關不宜錯亂且借補者所
以疏通壅滯今從六既得降補雜職而雜職反多壅滯非法之
善乃奏請首領佐貳雜職分班派補不得撓越以著澄敘官方
之實又武闈校射每十人爲一列人射六矢迴環更射府君
奏請每人連射六矢以驗腕力而覘定志皆蒙
俞旨著以爲令府君於學無所不窺雖忙於書卷未嘗一日
去手刻意爲詩宗法盛唐著有寶嚴堂詩集八卷嘗訓不孝等
曰詩以言志也存諸中者必得其平而後宣諸外者能比其類

故荀子以詩爲中聲之所止自格律屢變競爲新聲於是乎爲
侈聲之道狎弁聲之鬱勃薄聲之甄掉陂聲之離散險聲之抑
歛是非其聲之爲病由其志之未端也故 府君詩廉直勁正
無柔曼眇眇么弦苦調之音遺詩具在讀之而生平莊敬日強
之志可想見風概矣性尤喜臨池少模顏平原中年師李北海
晚尤好爭坐位稿每數日必模一過當鎮撫關外軍務絡繹未
嘗輒廢人以是服臨大事之整以暇也娶 先母華夫人太學
生帖瞻公諱文濟女結褵甫一月 府君客都下卽不及見繼
娶 先母顧夫人太學生曉芝公諱維錦女康熙戊戌進士翰
林院侍讀學士廣東浙江學政瞻廬公諱仔孫女 夫人年十
有六歸 府君孝敬莊和最能得 先大父母懽 府君方橐
筆出遊 夫人以衽紡佐養躬自烹飪膳必兼珍辛巳春室燬

於火 夫人不戚戚言笑如平常居憂積五年恆哀泣未嘗見

晒 府君官京師機務鞅掌又性不問家事 夫人飭僮婢議

酒食不遺 府君憂親族有來依 府君者量親疏緩急予周

恤供膳未嘗不豐潔而已布衣蔬食終身訓 不孝等 極嚴有過

卽子杖未嘗少貸不知書喜聞古節烈孝義事 不孝等 幼自塾

歸嬉戲 夫人每令讀劉向列女傳聽之惕然以自勉勵性勤

儉澣濯必親雖貴猶自織紉自黔中歸病卒於長沙舟次嗚呼

痛哉 不孝爾準 性營闇 先母卒時年十有六 府君卒時年

二十有一 不孝齡爾會 又幼弱童昏無知 府君行事不能覩

悉而 先兄爾琦 不幸又沒嗚呼 府君立心制行及政事之在

生民者非櫛味能窺見也又懼不就見聞所及縷列詮次則罪

戾滋重凡所臚敘蓋百無一二焉伏乞大人先生按狀詮著他

日牒上

國史使

先人事業藉不淹沒於後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府君生雍正甲寅七月二十一日卒乾隆庚戌五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七

誥授資政大夫

元配華夫人生雍正癸丑七月十九日卒乾隆

壬申三月二十日得年二十

誥贈夫人

繼配顧夫人生乾隆丁巳九月十九日卒乾隆乙

巳三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有九

誥封夫人子五長

爾琦

國學生充三通館謄錄未仕卒先娶秦

氏乾隆戊辰進士雲南楚雄府知府帖齋公諱朝鈺女繼娶楊

氏太學生少芝公諱朝葵女次

爾準

乾隆乙卯順天舉人娶劉

氏乾隆己丑進士湖北督糧道江南淮徐河庫道四川提督學

政河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厚齋公名錫嘏女次爾極殤

次齡候補國子監典簿娶王氏乾隆辛巳內閣中書湖南永州

府知府蓬心公諱宸女皆爾會顧夫人出次爾會幼未聘庶母吳

氏出女一顧夫人出適太學生華亮現任福建福清鹽場大

使鶴千公名光楣子孫三長慧福爾琦出聘吳氏現任福建壽

寧縣知縣德周公名兆麟女次慧惇慧翼爾準出孫女四爾琦

出者三長許字王鴻遇中建公名保和子二幼齡出者一幼俱

未字茲卜吉於嘉慶五年庚申四月二十有七日葬於金匱縣

北胡埭華夫人先葬惠山蘇慶灣今遷而合兆焉不孝爾準

齡爾會泣血謹狀

泰雲堂文集卷二